

(上接12版)

叁 | 在南岳碰到“假乞丐”：

“他伸手上来，抓住了我上衣的后沿，并讽刺似地冲我笑，笑颜可骇”

1937年10月下旬，高德华与湘雅耳、鼻、喉科的美国医生洛伊斯·格林(Lois Greene)到南岳衡山去玩。没想到在上山的路上，碰到了不少乞丐，其中一名还给高德华造成了点小麻烦。他回忆一名乞丐：“忽然冲我们大喊，当我们想快速经过他时，他伸手上来，抓住了我上衣的后沿，并讽刺似地冲我笑，笑颜可骇。我惊呆了，我的心由于恐怖而咚咚乱跳”。

在摆脱那名乞丐的纠缠后，格林医生发现其实有假乞丐。高德华在回忆录中又说：“洛伊斯·格林作为一名

医生，让我们仔细观察一名乞丐伸出的手。表面上，他的手看起来结着坏疽、血块和脓肿，但是其实都是用蜡巧妙伪装而成的。”

经过这次经历后，高德华反思道：“在我来中国之前，我从来没有与乞丐打过交道，这些乞丐让我迷惑不解。作为一位有良知的人，一位吃得好、穿得暖的人，该怎样对待他们的死缠烂打？”其实，乞丐沿街乞讨的现象至今仍然可以看到，我想这位美国人提出的问题至今还需要回答。



④南岳衡山脚下。

肆 | 文夕大火后：

“站在南门，可以看到北门的湘雅医院”

由于日军的不断进逼，为保证学校的安全，1938年秋，雅礼中学从长沙搬迁到了沅陵。这里的条件比长沙艰苦了许多。在简陋的油灯下，高德华仍然坚持批改学生作业，并且完成小部分的阅读。

11月13日凌晨，古城长沙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。高德华在广播中得知消息后，挂念着长沙的情况，第一时间赶回了长沙。到达长沙后，他发现这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。来到八角亭，高德华“放眼望去，满目疮痍，没有任何建筑物或遮拦物。人们站在南门，可以看到北门

的湘雅医院”。同时，他还说，“走在废墟中，我基本上看不到一条狗，一只鸟，所遇行人也甚稀少”。

高德华以历史家的身份在回忆录中说：“当苏联的斯大林格勒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时，其各种密集的角落和夹缝、地下室和残垣断壁都成为了精致的、不可攻破的堡垒。但是，可怜的焦土长沙却没有如此英雄的命运，至少在当时来说”。言下之意是，面对日军的侵犯，当时政府采取的“焦土政策”，高德华似乎有太多的不解与不满。

■文/于鹏远



③“文夕大火”后的长沙。

【寻景】

在《战争回忆录》中，有大量珍贵的长沙老照片，但是很可惜，书中很多没有注明的场景照，为还原当年的人物和场景，“记忆”特开设寻景档案。本期推出四个场景，包括长沙文夕大火后和南岳衡山下的照片(①②③④)，您是不是很眼熟，是不是非常熟悉照片中的场景，如果你知道照片中的地方，或者您有更多的线索和相关的故事，请随时与我们联系。

请登录<http://bbs.voc.com.cn/forum-57-1.html>参与活动，或关注“三湘都市周末”新浪官方微博，也可拨打热线电话0731-84329320联系我们。

都市口述

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



周烈承与高德华(右)合影，摄于1987年。

口述者：周烈承

口述时间：2012年7月16日

长沙大火，让很多家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，其中雅礼中学有一位叫周烈承的学生就差点失学。高德华得知后，悄悄地资助他读书，直到他高中毕业。7月16日，周末“记忆”编辑辗转多方，终于找到了现居北京、89岁的老人周烈承。听到恩师高德华的名字，周烈承非常激动，讲述了他和高德华的故事。

壹 | 因为“发音”，我成为学习英语的好苗子

高老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。他上课的时候非常认真，每次都是准时到达课堂，从来不迟到，永远都是笔挺的西装，领带、皮鞋，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。

课堂上，他从来不发脾气，每次上课我们都听得非常认真。但是对于刚接触英语的我们，很多发音对我们来说很难，很多同学舌头转不过来，很难发出很标准的英语。

有一天，高老师在黑板上写下“Pronunciation”，我们要学习这个单词的发音。这个单词很长，音标也比较多，很多同学在下面看到这么长的单词，就犯愁了。“Pronunciation, Pronunciation”高老师把单词分解开，慢慢地一遍一遍地教，让我们跟着读，但是我

们觉得不好意思读出口，只敢低声跟着念。“Read it loudly, try again!”(再试一次，大声读出来!)高老师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们。“Pronunciation”我脱口而出，念得非常大声。“Do well! good, very good!”(非常棒，做得好!)高老师竖着大拇指，非常高兴地看着我。

就是这次，他觉得我学习英语悟性非常好，所以在以后的学习中，对我很重视，我的英语成绩也一直非常棒，大学毕业后进了联合国工作。

雅礼中学搬到沅陵后，这些外国老师经常喜欢在附近的河里游泳，他经常带着我玩，我的游泳还是和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学会的。

贰 | 49年后相遇美国，他还惦记着长沙岳麓山

长沙文夕大火后，我家全部被烧光了，我很担心家里没有钱供我读书，但我上学并没有受到影响。后来考上了燕京大学，我才从雅礼中学一位教导主任口中知道，原来是高老师在悄悄地资助我，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。我非常感动，也非常遗憾，一直希望能当面感谢他，但直到1987年，我才有机会向他当面致谢。

我当时是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的负责人，被派遣去美国出差。到了美国后，我事情非常多，可是我一直惦记着他，就专门拜托一位外国朋友找到了他。

那天，我和夫人终于在美国的一家自费养老院里见到了他，当时他已经75岁。因为身体不好，没有精力打理自己的房子，所以他和夫人一起住在养老院。他坐在轮椅上，身体也不是很好。当我告诉他我

是当年长沙雅礼中学的周烈承时，他非常激动，抓着我的手一直没有松开，眼里含着泪水。

高老师非常怀念在长沙的两年时光，回美国后，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《战争回忆录》，他经常想起当年在长沙的日子，那天，他还回忆了当年他爬岳麓山，坐着湘江的帆船出去游玩，并打听了班上同学的情况。

因为他身体不是很好，我不敢待太久。告别后走出门不远，我无意间回头看，看见他正坐在落地的玻璃窗前，一直注视着我们离开，非常不舍。看到他那样的眼神，我非常难过，又返了回去。看着我们又回来了，高德华老师非常高兴，拉着我的手又聊了很久。

2000年，我得知高老师去世了，难过了很久。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。

■采访、整理/黄琼